

吃草一撩，喝水一瓢。说的是驴，相比来说，驴子比别的牲畜好养活，比起马省料，比牛马更耐饥渴，且食量偏小，抗脱水能力又强，尤适于干旱地区。在北部非洲和我国新疆，驴子就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如果不是过于追求体面和速度，骑驴是骑行坐骑中最实惠的选择。因此，在我国古代，因战争导致马匹稀缺的情况下，驴以其优良的生活属性和经济成本特点往往成为马的替代品。



差异，骑驴的文人多与贬谪、飘零、潦倒、凑合相关，与骑马相较自然也有顾影自怜的意味。我们能想象出驴背上的文人迷茫失措不知所依的心境，如杜诗中所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一句“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有说不出的凄凉感，但他们又在心里坦然接受了骑驴的境遇，并且把它提升到了别人遥不可及的境界，自黑、自珍、自得其乐。达则牙旗金甲，穷则蹇驴破帽，“蹇驴破帽”也成为穷人失意象征。老杜曾写下“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髭须。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功夫画我无？”的诗句，《唐摭遗》也有李白骑驴失意游华山的故事。微风燕子斜，细雨骑驴归。驴子之所以成为文人坐骑，也正是因其低矮、低调、卑微，才符合文人悠闲与落泊的境遇以及消费层级的，要为文人觅知音，非驴莫属。

到了宋代，中原王朝的产马区基本沦陷，穷书生数量不断增加，马匹供给更加稀缺，文人骑驴已无关风雅，而是刚需，真正与驴子打成一片了。自宋代开始，山水画中大量出现文人骑驴的形象，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上共有45头驴，大宋的驴比马使用频率更高，骑驴的不光是文人，还有商人和普通市民。但，越是驴多，越是想马，宋词中对马的迷恋超过了唐诗，《全宋词》中马的意象出现了1800多次，而写到驴的仅30多首词，像辛弃疾这样可以提刀上阵的豪放派，更是喜欢“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的气概，卧床的陆放翁已经僵卧孤村了且身边只有驴，也要半夜神往“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马背驰骋，他们就骑在驴背上也必须找到骑马的感觉。而《全宋诗》中涉驴的就多了，足有900多首，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驴近诗”或者“诗近驴”。如作诗劳模陆游陆放翁也是懂驴的，他清楚驴跟马的区别，也清楚自己终究还是诗人，“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乐意不乐意，驴还要骑，诗还要写。驴子虽是骑乘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入了诗的意境，骑驴觅句，乘兴泛舟，诗思诗兴，非驴不可。

我小时候常偷骑家里的一头小驴，那驴年幼却跑得飞快，我以为骑马也不过如此。——那时我懂懂一头驴还需要时间。少年时骑驴跑过，搅起一阵风还嫌慢；人到中年，“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日子还过去——我向往着，有一天能够骑头老驴去觅诗。

驴背上的诗文

李耀南



最常骑驴者如杜甫，杜诗中多有自己骑驴的描述，“骑驴十三载，施食京华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表明骑驴出行是杜诗人当年讨生活的常态。孟浩然也是骑驴的常客，“访人留后信，策蹇赴前程”，说明他对骑驴奔走以获前程的期待，“蹇”即“蹇驴”，是唐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驴。孟夫子最风雅的骑驴典故是踏雪寻梅，尝于灞水冒雪骑驴寻梅，自称“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所以再有人附庸“踏雪寻梅”的风雅，一定不要排斥一树寒梅之下那几行深深的驴蹄印子。此外，杜牧有“可怜走马骑驴汉，岂有风光肯占伊”，李白有“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韩愈有“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贾岛有“少年跃马同心使，免得诗中道跨驴”，许许多多的驴行走在唐诗之中，一声声昂昂地叫着，增加了唐诗的魔幻色彩。那时，长安城里每头行走的驴背上，都可能坐着一个正在吟诵的诗人。

驴与马匹相比，如板凳与椅子的区别。相比之下，骑驴比骑马当然在地位与心境上存在

历史上，驴最有面子的时代是唐朝。大唐天下，骑驴几乎成为文人的专利，驴子以一己之力驮着璀璨的唐诗江湖。吟诗攒句看脚力，大好河山可骑驴。驴蹄的节奏大约也合着唐诗的韵律，驴背上的人颠簸摇晃中便吟出了传世的诗作。李贺骑着“跛驴”，背着锦囊，瞎溜达时想到好句，就写下来放进背后的锦囊。贾岛在驴背上琢磨他的新诗，是用“推”好呢还是“敲”更好，一不留神就冲撞了韩愈的仪仗。我们熟悉的骑驴神仙张果老，便是唐代一个落魄文人，屡试不第最后骑驴修了仙。唐诗中仅与毛驴有关的意象就有近百个，诗人们骑驴的队伍可以排成长长一列，有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元稹、韩愈、贾岛、李贺等等。

那些年 那些事儿

炒食之美

王长敏

秋天，庄稼成熟了，可以变着花样做美食。

刚从田地刨出来的红薯，水分饱满，把它洗净，用铁擦子擦成细丝，这笨重之物，要用力握紧，才能变成一条条的细丝。而红薯渗出的乳白色汁液晒干后，就可以做成另一种美食——凉粉。

两勺子猪油在阔大的铁锅里，快速融化，一把葱花、姜丝下锅去，炸出香味，把红薯丝投入锅里。嘶嘶啦啦，不停地用锅铲翻动，不然红薯是要粘在锅底的。等到红薯丝变软，混成一团团，就差不多炒好了。不需要调味，不然会破坏红薯原本的甜腻。炒红薯丝，老人小孩都喜爱，让忙碌收割的农民，脸上荡漾着快乐与满足。

炒玉米做起来很简单，只需把干透的玉米粒放进铁锅里，火不要太旺，用火钳压着火苗，玉米粒就像放鞭炮一样，“啪啪，啪啪。”此起彼伏，在阔大的铁锅里跳跃不停。然后，你就会看到白花花的玉米花，也叫爆米花。周天寒彻的雪天，坐在火盆边，把爆米花含在嘴里，慢慢地嚼，嚼出生命的滋味。

另一种美食是炒黄豆，把玉珠一样的黄豆放进大铁锅里炒，等到炒熟的时候，仍然是黄灿灿的。把它放凉了，用手捏着一粒，放进嘴巴里，嚼起来，咯嘣咯嘣地响。牙齿松动的老年人，只能羡慕地说：“有牙，真好啊。”

炒花生，是一种最高的享受，在油锅里放少许香油，再把洗干净的花生，放进锅里，快速翻炒，油烟升腾，要赶紧出锅，不然变了色，香味全无。

这些美味永远停留在我的舌尖上，成为我童年的美好记忆。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

大家 微语

笑笑

孙香我

●记不得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人生就是笑笑人家，再被人家笑笑。”这两个笑笑，说得好玩，也说得真实，从一个角度说着了众生相。

●要我看呢，人生应该还要有一个笑笑才好，就是笑笑自己。笑笑人家，哪个不会，被人笑笑，哪个能免，而能笑笑自己的人怕就不多了，这是要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原是可笑的，而世上偏是这个自知之明少见。

●果能笑笑自己，怕也就可以把前面那两个笑笑省掉了。你想想，既能笑自己，哪还有工夫去笑人家，我先笑自己了，哪还轮得到人家来笑我？

森之冬景有野趣

胡烟

当大雪节气快要到来时，我们已走进了冬天的深处。

冬天，总盼着一场静悄悄的雪，给万物盖上厚厚的棉被。清晨，推开窗子，眼前天地一白，清冽微甜的空气迎面而来，打一个俏皮的喷嚏。

雪中有风景，有故事，更有风雅。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1700多年前，一场大雪突然来，又旋即停住，王羲之面对雪后晴朗的天气，心情好极了。大书法家提笔展纸，给朋友“山阴张侯”写了一封信札，笔下神采飞扬。信札没什么实际内容，无非是表达自己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再道声问候，类似微信里的“拍一拍”。然而，这种纯粹的默契，由一场雪引发的风雅话题，流传千年。

今人吴冠中读清末画僧虚谷的画，曾发出由衷感慨：“虽然离虚谷生活的年代相隔百余年，但我似乎觉得见过他。一袭袈裟，在坊间飘零。面容清奇，精神矍铄。我每见其作品便见其人，感到熟悉、亲切。酒逢知己千杯少，可惜他与我们相隔一百年。这种时空的无奈，的确很难解决。突然间想起《世说新语》里的‘雪夜访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一场大雪中，沏一杯暖茶，思念知音。这是冬天的仪式。见与不见，又何必执着。

然而此刻，北京城并没有再来一场大雪的迹象，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午间，处处漫步着晒太阳的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跑步的人依旧短衣短裤，有独自奋斗者，有结伴而行者。

终于到了奥海！顾名思义，奥林匹克之海，也就是奥林匹克最大的人工湖。冬日里，有风，湖面闪耀着蓝宝石般的光，像是浩瀚的海洋。比大海更有意蕴的是，湖边生长着香蒲和芦苇，萧瑟悠远的样子，像极了清代龚贤的画。龚贤画这一类风景，用枯笔在宣纸上轻轻一扫，一片芦苇。再皴擦两下，便出来水塘。让你觉得，中国画太简单了。然而，当我想模仿的时候才发现，难极了。这便是中国画的迷人之处。

最令人惊喜的，奥海的岸边，四只大雁，正在睡眠。它们的样子可爱极了，单脚站立，脖子歪向游人一侧，硬嘴壳深深插进羽毛里，一动不动，像坐禅的老僧。据说这种动作是为了取暖。它们黑白灰相间的羽毛，已经在湖水里洗得干净清爽了，配上玛瑙红的脚，真可以说，这一身搭配相当时尚。我不常见大雁，但觉得对它们很熟悉，像久违的故人。因为在画里常见到。

绘画史上，画大雁最有名的该是“扬州八怪”的边寿民，人称“边芦雁”。他为了画芦苇丛中的大雁，将房子修在苇塘边，名曰“苇间书屋”，又建水上小亭，名曰“莲叶仙舟”，设玻璃窗

户，用于观察大雁在无人状态下的动态举止、生活习性。

边寿民的朋友程晋芳曾这样描述当年边寿民在苇间书屋作画的生动情景：“四方求者络绎至，则盘礴坐亭内，煮茶焚香，督童子磨大丸墨，注砚池中，杂研丹黄靛蓝，舐笔伸纸，随意所作。雁拍拍循除鸣，掠檐回翔，影与画乱，获风萧瑟，若驶笔声也。顾公目与心契，画与神契，以故人争宝之。”

边寿民对芦雁太痴迷了，声称自己的前世是芦雁。“自度前身是鸿雁，悲秋又爱绘秋声。”他笔下芦雁，十分迷人，连乾隆皇帝都喜爱不已。长时间专注地写生，边寿民的图式相当丰富，他常在芦雁图旁题四字，简练形象，比如，清流游泳、晴滩静集、凌飞高举、日渚归飞、深芦熄羽、苇间修翎、孤雁哀鸣、群雁栖饮等，各种雁态，与数枝芦荻相衬相映。芦苇或满滩丛立，或倾侧风动，或横压沙滩。翻看边寿民的画作，会感慨，大雁栖息于芦苇塘，有着无尽的美感与深意啊，竟值得画家倾尽一生去描绘。

想到此，我在奥海边徘徊良久，对着几只大雁依依不舍。回家翻看照片，局部放大，发现那几只“坐禅”的雁，好像也并没睡着，正悄悄用眼睛瞄着我呢！突然又联想到八大山人笔下的眼鸭，看起来憨憨的，其实城府深极了。